



梅山集  
十

~16  
2373  
11

廿三七





和  
號 2873  
卷 28-11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書

答金教汝 鐘○癸卯

紙牘則先降神後參神而虛位行禮尤屬恍惚不可  
度思之意尤倍於神主雖無元祝降神不可無告辭  
當援家禮初祖祭例而行之恐宜於焚香前告

答金允方

尸祝者若不與祭則忌祭祝當云孝孫某居業他所  
罔克躬將屬仲父 攝祀者若是卑幼則當云使其親某 敢昭告云云恐  
宜出主祝不以攝祀而改其屬稱亦宜



兄子之祭季父者既以顯季父題主則亦當三獻主人既初獻則主婦亞獻恐非可已斯禮也不可以苟親而廢之也

答洪寬五

在萬○戊申

以禮經從政式揆之則外祖父母成服後恐無不可赴舉之義愚伏南溪竹庵諸論皆許未葬前赴舉以服是小功也應舉亦不爲無說而情禮事體自與他小功差殊外祖父母卒哭前廢舉恐不害爲從厚也

答黃百五

鐘昌○己酉

小記有所從雖歿亦服之文沙溪先生又有未服猶

服之訓推斯義也爲孫婦者無論夫在與夫亡夫之已承重與未承重皆當從夫服服祖姑以三年恐無可疑耳

答沈正國

宜健○庚戌

既攝主宗事則尊伯氏靈筵亦當告由若未及告令姪之喪因上食并告恐宐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從弟某敢昭告于顯從父兄成均進士府君宗澤以六月某日死靡所繼嗣宗祧無托某權攝宗事并主府君喪祭彌增悲痛敢告

令從姪喪先朝祖後朝其親喪靈座恐宜祖是廟號



故只奉禰廟者亦云朝祖而靈座非廟也故不可云朝祖告以請朝顯考靈座未知如何

答沈正國 壬子

爲從姪攝祀者當告從姪大祥附廟而屬稱亦不容不書告辭當云攝祀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云云 列書茲以從姪某大祥已屆禮當附食於顯某親某官府君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禮祇告正位不告祫位尊伯氏縱與他附位差殊既未入正龕則祇當處以附位已矣不舉於告辭恐宜

答鄭聖言

在綸○庚戌

承喻以進不得爲君子之學退不得爲農工之業一箇伎倆卽天地間一賊爲憂自道之辭無怪其過貶而苟非反躬發省切己體驗亦何能說得及此不勝贊歎士農工商居業雖殊而士當兼農劬書研理所以禋躬御家服田力穡所以奉親祭先并行而不悖者是所爲君子之事只有此二事餘無他焉也蓋一點真心徹天地亘古今若學之不己此一點真心愈廣大愈肫切愈微妙愈通明此中境界無窮階級無窮滋味無窮非實下手實修業者不知聖人所以憤而樂樂而不知老之將至也所謂進修及時上達天



德卽是這箇忠信忠信爲文行之本勉旃勉旃

答徐進士 璟淳○壬子

禮孤子不更名而若有所不得已者存則亦不容不改改則只當告以更名之由而用諸祝辭已矣倘題恐不可改不可改者以子孫之故而擅改題主恐涉褻越也唱榜日設酒果告榮仍及改名之由恐爲得正也因科改名者向後還復舊名用存不更之義恐合事宜復名時當更告廟也

答李夏永

尊先貞懿公祠宇宣額之命亶出於 聖朝敦親睦

遠尚德崇賢之晟典而賢孫至誠格天之所爲致如愚者何與焉素日尊慕亦是彝性之所同然曷敢曰知德云乎哉竊嘗謂鎮安大君卽夷齊泰雍合爲一身而大君所處比四人者又加難焉而泯然無跡人不能名 太祖之孝子麗朝之純臣也區區者常切執鞭之願行將見清德二字金扁煌煌詎不與幸哉惟願脚下羣賢劬書禔躬自律以第一等十分道理用作繼述志事之義諦焉延額承祭亦當稱家之有無不量力而行之非所以爲法也光先慈後之道恐不在茲千萬稱停以爲存家之圖焉



與金人會

寅根○壬寅

古所謂子能承父是父是子者或以科宦繼業而云爾然是曷足為繼業哉必須以主忠信為本求放心為要以踐形盡性上達天理為究竟法是乃真繼述也若是者非直文種書香之無斷已矣善乎柳玘之言曰門地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斯宜世胄之所兢兢而賢者所宜為先事之戒者也尊先遺編昔年承許備閱而居然桑海貿遷矣念至愴涕可蒙示及否斯集有關於世教民彝而亦不可塗人眼目謹當藏密千萬慎愆休慮休慮

慮

答金人會

癸卯

長子無後而死則為之立嗣服承重祖喪是為常經而無可以繼絕則過房之子似當攝祀而出後者還主生親之喪恐非所以遠嫌重統若有庶子則用庶子名題主而傍題云庶子某攝祀恐宜 國典亦云適長子無后則衆子衆子無后則妾子奉祀 奉祀乃權攝也 斯為可據也或慮其久假不歸非分覬覦則亦宜兢兢於防微杜漸也陶庵曰為本生親喪題主終非別嫌之義若不得已而為之恐當稱仲父 年長於所後父則稱伯父



而去傍題也出繼子及妾子之攝祀皆苟而已而擇於斯二者而處之如何如何若無異日干統之患則庶子權攝行三年之喪自無多少窘碍斯為遭變事而不失其權者也

答金人會

乙巳

鄉社既毀位版且移則更無所於俎豆奉埋于當位墓所是為處變事而不失其宜也祭廟子孫之禮祭社士林之事位版之先埋不可拘於神主之未祧也位版移奉及埋安時當有告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某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顯某親某位

府君神位金浦章甫始因府君儒化遺愛建祠俎豆已積歲年近者廟宇告頽無力改建移奉位版于牛渚書院事體苟艱不容淹遲將奉埋于府君墓所情禮俱虧不勝愴慟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維歲次云云某孫云云敢昭告于顯某親某官府君之墓金浦章甫創祠以祭府君者已積年所今因廟宇頽圯無所於俎豆形格勢禁罔克改建將埋安位版于府君墓所謹以云云上同

答金厚卿

益陽○丁未



惟告 君命下之日即大倫已定之辰不淹時刻告  
由于先廟恐宐無攝祀者則當自告而尊仲父既攝  
祀則當用攝祀者各告由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攝祀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某

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列書諸位及顯兄

早物無嗣宗祧靡托今茲議定以亾弟某之子某

繼後禮斜 命下祇奉 恩慶不勝感慕謹以酒

果用伸虔告謹告

嗣子本生父廟亦當告由而當自告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云云顯伯父

府君早世無嗣宗黨議定以不肖繼后已聞于

朝禮斜 命下府君神主行將卜日改題哀隕罔

極謹以云云上同

答趙河瑞 龍熙○壬子

禰位祥后從古禮仍奉靈座故處行禫禫后翌月行  
吉祭祭訖入新廟則祇告禰入于祠堂四字恐不宐  
更設酒果也

答趙晦夫 明熙○壬寅

賢者夙被身教服習詩禮自應如麻中之蓬不決自  
直何遑僻之為患哉其不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乎



况仙鄉自尊文闢荒如晦翁之七閩乎善乎張乖崖之詩曰大化不自言委之在英才玄門非有閉苦學當自開亟體斯義益慥慥乎繼述志事如治弓之必學裘箕終了此一大事不勝其厚望耳

答趙晦夫

甲辰

承喻日對案開卷若是者有足聽聞何謂專事悠泛乎悠泛者能不廢伊吾鑽研如賢者則我願世人之皆悠泛也不克製述卽因未習熟而致然苟不弛勞何患不濟事乎且士當讀書窮理以明當行之路彼以文辭已矣者不亦陋乎見得及此則亦不宜專致

述作務期於工巧用取俳優之譏也以故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不學非廢書之謂也卽不操觚爲詞章役也幸體斯義惟思所以求仁爲己毋汲汲於玩物喪志如何如何家學繼述在賢者爲當務之急毋忽毋忽頃詢娣姒之義更考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註云同出謂同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又云長婦謂穉婦爲娣穉婦謂長婦爲姒疏云世人疑娣姒之名皆以兄妻呼弟婦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然公羊傳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是



以其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娣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左傳穆姜不以聲伯之妻爲娣又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娣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娣豈計夫之長幼乎內則曰娣娣猶兄弟合璧事類曰娣娣今世曰妯娒卽此而詳究則娣娣之外非別有妯娒也晨謁家廟固是主人之禮而朱先生亦率子弟晨謁吾東先賢亦有主人有故則子孫替行之論或云非主人則不可行者恐是未通之說也晨謁卽象生時定省之禮則父在母喪喪畢入廟曷可廢晨謁乎父固壓子而祖不壓孫則豈容以祖爲之主而孫不伸

情乎又况異宮乎遷就於情禮之間而行之恐得愚會於重侍日不廢斯禮矣

家禮晨謁只舉深衣深衣包幅巾在中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也幅巾禮服道袍俗制何可參用乎旣服道袍則當加笠子屏溪以幅巾之失古制用程子冠深衣晨謁恐難從耳

男女定位于內外何可不交拜乎遵家禮婦拜壻答拜之文恐宜夫婦相拜雖不見於古禮交拜致恭亦事理之宜也韓退之詩弱妻出拜之云可認中國之禮俗而吾東儒賢亦多行之尤翁云自數日以上與



妻相拜愚意雖離一日亦當拜賢者之必欲行斯禮  
恐是相敬如賓之道幸益慥慥於雞鳴昧朝用作造  
端正始之義諦如何

薦新物品有難局定且約月令王制而參以五禮儀  
孟春青魚仲夏大麥櫻桃瓜季夏少麥孟秋梨仲秋  
稻柿棗栗又從俗石魚葦魚銀魚西瓜甜瓜恐宜而  
亦稱家力恐爲得中若有物皆薦則恐涉於瀆也

答趙晦夫 丁未

曲禮凡祭祀犬曰羹獻言犬肥則可爲羹以獻也周  
禮夏行牷臠臠膏臊註臊犬膏治臠臠以犬膏是用

於時食之薦者也以故 宗廟亦薦犬肉而獨士大  
夫不用於祀享狃於習俗者東人之陋也三年中只  
薦於上食者爲其象生也勿論忌墓時祭用作鼎俎  
之需恐無所不可耳

答外孫閔泳和 己酉

人之所以不勝其過失者措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  
其本體以之陷溺也雖則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  
如牛山之木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也  
亟體此意思所以遷善改過革舊圖新也酒者伐性  
之物絕勿近口用自存身至可至可



與閔泳和 壬子

汝書中終身咬菜百事可做云者信能言行相副則安身立命於是焉存而汝素日不克臨餐忘味今也則味其無味祇取充腹否古來聖賢豪傑能做宇宙間事未有不從千辛萬苦中打出來故孔子論好學必曰無求安飽恥惡衣惡食不足與議朱子輯小學終於咬菜者以絕嗜欲爲成德之要汝其欽念哉

答尹子章

憲中○己酉

承示尊先譜役業已句當可認誠力所爲致也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凡在覆燾之內者皆所當愛

也况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別推而上之咸吾祖宗之一氣也濳明此義而不失其天性之至愛者寥寥若夫利欲膠固橫目自營同室中睽離乖隔則雖通古博今高談天人靡足爲士斯義也黃文肅說得痛切願與賢者交勗焉

答姜儆而

鐸○壬子

卽諗起居清和壽闈信息間復承安否旅瑣中應不廢業所尊閣者何書從古遊學京師者易染俗塵所志者遠則常若不至內有足樂則外物不足以汨之也急於求名者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義不明而



所見者狹也斯爲曩哲名論故爲一誦之不安於小  
成不誘於近利就其遠者大者卽吾儆而之素志也  
應不待奉勗而遠世自臧也太白四賢追魯玉貌東  
海之蹈發鄭少南西臺之哭推斯志也當與日星爭  
光節惠之請猶可驗士林正論而尙云晚矣 朝家  
已施於洪杜谷者應不差殊於四賢不識已呈琅玕  
而叫閭闔否朱止泉集借出已詮稟於尊仲氏學士  
否從瀛館借書多載於名碩文字苟其不義而前脩  
爲之哉幸爲我提醒俾之傳寫後奉完也止泉篤信  
晦翁隻手相抗於道術潰裂百喙爭鳴之日苟非見道

真切亦何以與此哉無媿爲昏衢之明星也

答崔用九 鴻錫○己酉

周公東征及誅管蔡先後朱子初從古註孔氏說以  
金縢不辟之辟爲致辟之辟後從詩傳馬鄭說以辟  
爲避此乃詩書註之所以各異也大全續集答蔡仲  
默書是其定論則今且當以書傳爲正詩註則蓋未  
及改定也大全答徐元聘何叔京董叔重書及雜著  
金縢說皆與詩傳同而在答蔡書之前故也我東先  
輩如俞市南從詩傳解三淵集日錄 十七月卅四之  
二十廿一板  
亦以朱子初說爲是而愚有所信不及者矣小註中



前後說具載甚混錯不可不細揀也

周人先求諸陰故灌鬯在先殷人先求諸陽故炳蕭  
在先而後世禮家以焚香代炳蕭而在酌酒之先者  
是用殷人先求諸陽之義也今且從書儀家禮先焚  
香後酌酒亦可謂不悖於古也焚香酌酒俱屬降神  
而來喻以焚香與降神分而二之者何也朱子嘗以  
溫公書儀降神一節謂亦似僭禮見語類論家祭條

九十卷  
卅四板

而家禮則蓋因襲司馬儀也

魯論中由誨汝知之乎及漆雕開吾斯未信及此章  
公冶長十一處說甚好玩索而體認當各隨其所言之

地頭見得聖賢垂訓之本意然後可以受用不盡何  
必互相牽引無所發明而徒亂其正義也蓋言有兩  
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  
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  
說聖人事也程子論西銘  
處有此說今此子貢之言正所謂造  
道之言而子貢之行則姑未到此田地故夫子謂非  
爾所及也豈可以此謂如子路之強其所不知以爲  
知也亦豈可謂不及於漆雕開之見大意也

舜文泰伯武王之事孔子所論當合而觀之以求其  
微指之所在而已其餘亦當以馬肝之論處之蓋朱



夫子之意然也大至答楊志仁書論論語中兩處至德之義曰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至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歎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又答范伯崇書論文武之道以及乎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之義曰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爲心云云又曰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已而遂往取之也又曰豈益伊尹周公仲尼皆有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

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又曰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絲毫惹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云云楊志仁五十八之十四板范伯崇三十九之四十四板以此觀之來喻所謂欲作元后云云身得以代其位云云恐僂是妄發有若以聖人謂有取天下之心者然何也且所謂使舜當武之地則舜不必征伐雖百爾息之未究其要云云恐未然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豈常情所可測者哉且太王事姑置勿論若泰伯事以或問所謂處君臣父子之變不失乎中庸云云者觀之來喻



之疑可以解矣大全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卅一  
之卅一板也答劉季章五十三之十板也鄭子上五  
十六之四十一二板也李堯卿五十七之四五板也  
以上論子陳安卿五十七之卅八九板也鄭子上五  
謂韶章十六之四十三板也徐元聘卅九之三十板也  
有二  
林擇之別集六之二板也以上論文潘端叔五十之  
王至六板也黃直翁四十四之六十三板也有二李堯卿  
五十七之六板末也陳安卿五十七之卅一板也呂  
伯恭卅五之六板也潘恭叔五十之二十板也以上  
論范伯崇揚志仁已見上矣幸參考焉

程子以孔子免於匡為苟免云云

程子此說亦載精義語類問此語何謂曰謂當時或  
為匡人所殺亦無十成又問夫子自言匡人其如予  
何程子謂知其必不能違天害已何故却復有此說  
曰理固如是事則不可知子畏於匡此當與天生德  
於予章參考而語類又以孔子死於桓魋為正命孟子  
莫非命也以是推看苟脫猶言偶脫也語類所謂事  
章可學錄也則不可知者是已又所謂亦無十成言無十全必免  
之理也然則來喻所謂看來大駭似未解苟脫二字  
之義而然也且曾見尤翁看書雜錄云孔門稱孔子



賢於堯舜遠矣而程子以免匡人之厄爲苟脫此等處當推而置諸馬肝之說耶云云先賢亦已疑及於此然以語類證正可也

所謂明德說朱子以所得乎天訓德字虛靈不昧訓明字明德之義已足於此其下具衆理應萬事者特指其實而申言之耳大抵人之心謂之明德何以謂之明乎以其虛靈不昧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也何以謂之德乎以此虛靈不昧乃得之於天也人之所得乎天至應萬事固皆是釋明德而若言明德正義則終不出於虛靈不昧四字之中蓋不虛靈不昧則已

才虛靈不昧便能具衆理應萬事未有虛靈不昧而不足於具衆理應萬事者也或問說亦只是一義不虛靈洞徹則己才虛靈洞徹便能萬理咸備未有虛靈洞徹而不足於萬理咸備者故但言虛靈不昧虛靈洞徹而具衆理應萬事萬理咸備之意在其中矣亦何待其辭之畢乎講義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語類論明明德曰但要識得這明德是甚物事便切身做工夫去其氣稟物欲之蔽能存得自家箇虛靈不昧之心足以具衆理可以應萬事便是明得自家明德了然則講義所謂至明而不



昧卽章句之虛靈不昧也只說至明不昧而不繼以具衆理云云者卽所謂以心言而性情在其中的義也其下又曰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燦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者也此與章句或問無異而其上先之以虛靈二字其下又以不昧字終之者尤可見其主心而言之也語類足以具可以應兩以字卽章句以具之以字也章句虛靈不昧之下下一以字實有精義着眼於此其主心之義又分明易曉惟其虛靈不昧故能以之具理應事也具理應事卽虛靈不昧者之能事也然理不離心苟無

是能事也亦奚貴乎虛靈哉何以知虛靈不昧之爲心而屬於氣也語類曰虛靈自是心之本體又答虛靈不昧此是氣之間曰虛明不昧便是心又曰心之知覺是那氣之虛靈底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心大全答林德久書曰知覺正是氣之虛靈處又答張欽夫書曰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朝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續集李繼善問目有曰學



者之學恐只是求去其氣稟物欲之昏以復其虛靈之全體又曰章句或問之言明德必以虛靈為質其言明德工夫又不過欲全其虛靈之體又曰虛靈不昧乃心之所以為心而聖學之基本也李之問目止此此數語皆直以虛靈二字朱子之答以為理固如此云云而無一貶詞則可見其本意矣至若傳文所引天之明命固似以理言而看諸明字合用於心而不襯於性則可知其夾帶氣說非主理而言也朱子答張敬夫書論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之義曰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云云其言皆以心為主此與大學章句所謂天之所

以與我者無不同而語類之論天之明命亦皆主於心而言而其中夔孫錄因說天之明命曰這箇物事即是氣便有許多道理在裏又曰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其解明字以光明燦爛言之光明燦爛四字氣象面貌終是不合於理字上蓋此理也固純善無惡而其無聲無臭無形無為之妙最不可以物喻也豈可以明暗等字言之哉朱子答徐子融書斥性有昏明之說為將性作知覺看矣據此一書亦可見光明等字非所以言理也又語類論心條廣錄及十四卷十六板論明德處皆有光明燦爛四



字則朱子本意實亦指心而言今乃以天之明命與中庸天命之性之專言理者而同看地頭無乃未安乎然則來諭所謂章句或問講義語類等書何故無明德是心明德是氣之說云者似若初未見朱子書者然何其考之不詳乃爾而有此未審之言甚可怪也向見楊根李伯欽亦有此說矣來說之云何其與此相近耶且心之尊稱云者盖有所本語類七十四卷易繫類四十三板泳錄曰明德如表德相似表德是字也則與尊稱一義也太極只是一箇理字而朱子以太極為表德故先儒因以理之尊號稱太極矣

明德只是一箇心字而朱子又有表德之譬則以明德為心之尊稱有何不可心固氣也而氣有本末精粗故曰湛一氣之本曰心者氣之精爽曰心比性則微有跡比氣則自然又靈由是則心者雖不離於氣分而亦不囿於氣者可見矣明德之心豈可與氣質有蔽之心混并說去而不辨其心與氣質之所以分乎盖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為萬物之靈則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者豈但以性善而已哉實亦由於此心之虛靈洞徹無分數無優劣而不隔乎此理之善也然則理固聖凡之所同心亦何嘗有聖凡



之異耶所謂氣有不齊者特指清濁粹駁有萬不同之氣耳非此心本體之謂也此心本體者何也卽章句所謂本體之明或問所謂本體之全本明之體得之於天初無清濁厚薄之可言者也來諭以心與明德分而二之者決知其非經文本意而涉於破碎矣蓋挾氣質爲不善之心何可與論於明德之心也西集大學講義跋所論明德明命之說恐其語心而遺理欲主理而說者意思亦自好矣但與章句之主心而言者似有不同今當以章句或問爲正可也不必添入外來義理也大抵聖門所深戒者口耳學也

今此明德之義不可只作一場話說幸以農巖答吳大夏書潑加體認毋徒爲誦得口角瀾翻說得天花亂墜之歸千萬千萬此見本集第十冊二十卷卅二三板矣

象山言心卽理也陽明謂良知卽天理也此皆認心爲性認氣爲理之見也今若以明德謂性謂理則與陸王之說何異焉蓋明德雖是具理之氣直把作理則不可雖是包性之心而直看以性則非也是故大全答林德久書曰知覺正是氣之虛靈處語類德明錄曰良心便是明德此與章句互相發明而其不以



明德爲理之意亦可見於是矣  
任容叔以章句所得乎天專作理說蓋心性皆得之  
於天者而今單舉理字爲所得乎天果何所據也尤  
庵答沈明仲論明德書曰若單指性爲所得乎天則  
心與情獨非得於天者乎又答鄭景由曰所得乎天  
統言心性情三者也而今單言性然則心與情獨非  
得於天者耶容叔自謂尊信尤庵而於此等說其或  
未及考而云爾耶

栗谷答安應休書曰合心性而總名曰明德其曰合  
心性而言者誠無容更評而羨湖以爲譚意渾淪似  
若少賓主之分未若直云此心之具此性者

鹿門曰朱子之訓明德既曰虛靈不昧而又必曰具  
衆理應萬事虛靈不昧者明德之體段也具衆理應  
萬事者明德之實蘊也合二句然後方爲完備然約  
而言之則只虛靈不昧四字已包下句在其中靜而  
萬理燦然者不昧之體也動而四端昭著者不昧之  
用也更說下句所以盡其情性功效之實而使人易  
曉也此心之所以爲性情之主而朱先生釋經之法  
有統領而無滲漏也

答洪承旨子周

彥謨○庚戌



父服雖重總也母服雖輕齊衰也恐當常服齊衰有事父殯當服總訖還服母喪齊衰合窆後設奠墓前用安體魄卽舉母喪虞祭不出是日恐宜

遷舊墓而合新墓者開塋域祀土神祝當云今爲某親某官姓名宅兆不利將改葬于此且爲某封某氏營建宅兆葬時祝當云今爲某親某官姓名某封某氏合封窆茲幽宅

答安生

喪服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女子子不言報者爲父母自然猶期不須言報故也家禮不杖期條曰爲姑姊妹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也還服不杖朞只舉兄弟姊妹及姪男女不言父母者爲父母還服三年則是違不貳斬之義只當遵父母猶期之文已矣沙翁載父母猶期之文於備要而曰一說三年更詳之更詳云者雖若未決之辭而非以三年處可否之間也

答金明遠

益亮○辛亥

顧茲生長小區域常存揮斤八極之願而身斃繫祗誦三洲詩平生不識中州大垂死難聞虜運窮之句



已矣座下披短後衣躡使車入燕都辦得壯遊其必  
有一遇者耶抑亦無有乎否易水長城每見於古紙  
中猶自勃勃氣動况足目親經者耶屠市間或逢息  
漢之士相與叱咤否可能覬國做得審敵篇如三洲  
之爲否願一承玩留供臥遊之資焉

答黃景河

崙源○庚戌

父在母喪父爲之主以亡室題主者父又喪於母喪  
未畢之前則母喪練祥當用子告母之祝前一日因  
上食告由恐宜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顯

妣始喪顯考府君爲之主故以亡室題主矣顯考  
下世不肖主喪將以來日練事當用子祭母之禮  
哀痛罔極謹因上食用伸虔告謹告

與李能博

遂溥○丁卯

尊先文文至行高才妙年求志皓首林泉固窮研經  
真昭代之逸民南州之宗儒也位不稱德抱道莫試  
俾其鋪敘皇王之志不少概見於世知德者鮮孰諦  
其存然在先丈自昭明德分上有何加損焉知有平  
生論著充溢巾衍以獨行之心成一家之言足以垂  
之永久興衛吾道是豈今世之所有當於古人中求



之矣直弼生晚居遠未克納床下之拜而書以先之  
用道區區猥荷不遐愛予甚厚有扣必應筆札鄭重  
獎勵警策皆盛德之言也尚冀異時得奉几杖於杜  
谷鏡湖之間以承面命此心真切未或暫忘豈謂不  
淑遽至於此令姪袖致甲臘既聖所賜下書卽在易  
簣前三十餘日也恭奉心畫於人事變嬗之後撫玩  
愴涕不能爲懷且多少教誨申復馳摯由躬行心得  
而推之非摸索塗抹用資觀美也謹當書紳服膺以  
不負言善之至意也所述讀書隨劄爲幾寫家禮增  
解爲幾寫外此文稿合爲幾寫已繕寫考正以成一

部全書乎六經雖聖人之糟粕聖人不在則不能不  
從六經以求聖人之心文稿亦然不可少也縱未克  
繡梓亦宜成書以待時惟哀侍圖之

答鮮于德而

十數年前一再展覲忽忽若夢幻卽服棗秋十八所  
賜手教從審氣度寧謐乃心感慰無異造席承晤座  
下以遜庵之孫承太師之祀遠滹玄源近紹真傳祖  
述憲章不出乎宗祧之外在餘人又有此一重擔弁  
區區期待亦非餘人之比矣憑聞仕學俱優福德咸  
茂屋烏之愛於是焉彌篤座下所以聿修而無忝者



不專在於祇奉 殿宇日事修掃而已莫以老耄而  
自畫莫以摧頽而自沮克勉敬慎如衛武之懿戒臨  
履無幾若晦翁之寫真即以蓋棺爲期了得此一大  
事是爲所仰望耳學者所以聞道不聞道則非學也  
理會下學則自然上達上達天德是爲聞道也上達  
之道敬而已朱先生嘗云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  
與天無間所謂敬者非專家家傳之真詮乎座下所  
宜居敬而行敬者應有倍於他人也遯庵書抄猥荷  
盛貺撫卷興感彌切不同時之歎耳全書重刊之計  
今已罷休否愚之年前發論自謂出於苦心而尙寥

寥無聞竊爲關西人士慨惜也

答孔子永 允錫○己巳

歲寒在旅罔愆否離索有日進修何如吾輩乃所願  
學孔子也雖未能至誦法則在茲如子永者尤有異  
於人可能讀聖祖之書求聖祖之心念修而無忝否  
先哲有顧名而思義者子永則顧姓可矣名所獨也  
姓所受也以故姓重於名名猶可思况姓乎知斯義  
則雖欲不慥慥不可得矣惟子永勉乎哉俯詢奉悉  
子永曾讀韓退之師說乎有曰生乎吾後其聞道也  
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



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斯言得精義可遵也又有可以參證者昔王仲淹十五爲人師王孝逸先達之傲者然白首北面以道也豈以年乎吾東牛溪成先生長於粟谷李先生而牛溪請師事粟谷粟谷雖辭之牛溪之不拘於年可見於此矣苟其不義而牛溪爲之哉師生有朋友之義弟子當以父道事師而師當以友道處弟子也夫子嘗言天下之達道五又言君子之道四而不言師生其包在朋友之中可知也已大舜之敷五教孟子之敘五倫朱子之列於小學皆此意也師者人

之模範非可以模不模範不範則不足爲人師人之患亦惟在茲苟無窮性命極天人之學者未宜遽以師道自任抗顏於羣比之上也然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則道義相與長短相補無師弟之名而有師弟之實可矣不必束脩之爲貴未知如何

答金直養

箕夏○癸巳

啓殯非奪情之事則恐當先重後輕服祥服行前喪之祥卒事而反後喪之服所重在於前喪有終恐不必以壓尊爲拘也且祥服縞素卽非純吉恐無旋吉旋凶之嫌耳反喪服當在祭訖奉主



入廟之後

祥服冠衣皆縞而網巾獨黑則豈不斑駁乎今之網巾卽古之纒古之縞冠包纒在中尤翁謂笠白巾亦白爲宜以故屏溪櫟泉鹿門諸賢皆用白恐當遵也白黑鬣雜造者是爲駭俗決不可用至禫變當用黑鬣網巾方稱於黻布冠帶也

答李進士承敬○癸卯

前後配姓貫皆同者或慮其相混卽其題主而標別恐涉苟且尤翁答畏齋曰婦人不書真誥祇書其贈此則俗例然也如欲并書真誥則依朱子大全封

戶例書實封二字於貞夫人之上竊恐實封二字亦非可施於題主者繼配改題亦從前配祇書贈誥恐爲得正蓋婦人封號雖從夫子實職若云淑夫人贈貞夫人則恐無可稽此與男子之并書行贈兩職事體差殊故也

答尹生養善○甲午

祔祭宗子之事而宗子旣死喪未畢宗子之子於所祔位爲五代孫則宗已毀矣恐無主祔祭之義也儀禮祔祭只孝子主之以孝子名主祭恐爲近古孝子主之則所祔位祇去孝字祇稱曾孫某若承重喪則稱玄孫



恐宜祔位當因上食告由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哀孫某敢昭告于顯祖妣某封某氏  
來日祔祭宗子當主之而宗子喪暮未終所祔位  
神主未祧宗子之子親盡宗毀故謹遵古禮不肖  
自主祔事謹告

支子家行祔祭則宗家祠宇當前期告由所祔位未  
祧之前五代孫宜主其事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某  
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將以來日濟祔孫  
婦某封某氏喪在異宮當設顯五代祖妣紙牒行

祔祭于喪家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答尹生 甲午

虞而後事之以神道雖象生之饋難準生者三日不  
食之禮雖在同宮之憾亦當乃爾也 國哀雖重當  
準以異宮之禮 成服前上食恐無可廢之義至若  
朔望奠推以曾子問殷事則歸之文則亦不可廢  
成服前後恐無可拘也

答尹生 乙未

改步雖不在墳墓既在兆域之內則恐當告由告辭  
在下 國憾卒哭前有事于廟墓有告而無薦爲其



嫌近於小祀也

維歲次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云云顯妣云云伏以兆域修治不謹歲久蕪頽今將改葺伏惟尊靈永世是寧謹告事由右告位

維歲次云云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地之神今爲某官某封某氏兆域蕪頽將加修治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告右告土神

答尹生 乙未

尊祖妣尊先妣祥禫俱在同月祥則用忌日不拘重輕禫則卜日當先重後輕而一日之內次第行之恐

無不可雖行兩禫於同日決不可一時并行若祫祀然也若以一日兩祭爲難行亦不必待中甸丁亥必用上甸中辛日如何不直辛日凡柔日皆可祭也若分日而舉兩禫則前喪之禫當用微吉之服承祭祭訖訖反後喪祥服後喪之禫始用純吉之服承祭祭訖反微吉之服而方喪中無他變制以布道袍當吉服以布直領當禫服已矣縱令用望日行禫禫是殷祭參是小祀恐無一日再祭之嫌也

答尹生 乙未

葬前告由用酒果在墓則薦在廟則不薦不薦者以



廢祭也薦者爲營窆也各有其義耳  
古禮有三年之喪者於小功以下無變服如雜記有  
殯聞外喪改服卽位所謂改服是初喪免經而非具  
冠經成服然後世則重喪中亦服輕喪之服父喪中  
改葬母喪中改葬父者曷可不服前喪之總乎有  
事兩喪各服其服而常居當持重服

答韓恒仲 德一〇甲午

嶺海良覲歲居然二紀于其間矣每一息至忽忽如  
夢幻卽荷胤君左顧披其袖得惠帖滿心開豁靡間  
參對備諦秋殷啓居貞吉尤叶頌言荐經饑荒存者

無幾而渾室全安是爲完福俗冗滾纏未足爲患也  
善原于性修之在心人知福之所在而不知福緣善  
慶善爲福之基也人知善之所在而不知福由善積  
福爲善之應也爲善非要報施而求福不回於是焉  
存幸體此意常以劉蒼居家爲善最樂一句語爲有  
家節度如何如何令胤美質高才當爲一鄉之秀而  
志學真切非一時意氣苟能充闡可張吾道且千里  
逐臭亦見苦誠愧無以副其望也賤疾常苦委頓床  
第與令胤相守旬月而亦莫鼓發然在鄙陋資益爲  
多是爲幸耳賢者有子如此真百不憂者莫以進取



爲度俾之專致學問用志不分恐爲義方之訓也古人云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苟能通經聞道詎但比三牲五鼎之養哉母教七業四經專美古人如何如何

答韓恆仲已亥

臥病窮湖常勞凝竚承書銜戢俾也可忘仍審比來居止冲和尤係聳聞足下篤生賢子勵志勉學卓然爲嶺儒之望是可驗足下爲善之實也天之報施專係於爲善者之誠與不誠善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蹠是爲所兢兢也幸體此意常以明不

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爲終身節度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非要受祐實理則然勉旃勉旃示喻縷縷非不感歎而稱述賤陋恐不近似無乃喚做別人耶足下雖願做李初平老我其奈非周茂叔何哉農圃餘力溫繹一部論語則亦可以隨分得力詎不勝於日聽鄙言乎令胤百舍重繭訪我於寂寞之濱風義篤厚反有勝於嵇呂之千里命駕滿心銘謝而已無實作可副至意瞿咄罔喻愚雖不克指引願足下之亟施身教內外相助用就大業竊爲所厚冀焉



關北譽髦舉多執經於座下云陶冶所及一變至道  
否如有秀出等夷可期成章者幸示及焉世教衰士  
不知學學者往往足己而自畫安陋而習惰謙虛退  
讓之風消而驕泰荒嬉之習熾真切向道者鮮矣天  
雲以北風氣不衰生於斯土者抱朴含醇自全天器  
是可以施教也化幽都爲鄒魯亦在變移之如何耳  
人才不係於方所不拘於古今其盛衰羸乏由爲教  
之有至有不至耳師道既立則應有達材成德項背  
相望而松巖龜巖流風餘韻亦當有歆動者第拱而

答南天降 大任○戊戌

俟焉

與金釋韓 圭善 叔歐 永善○戊戌

大祥入廟祔于亡者之祖龕者不以宗支而差殊支  
子異宮則異廟故不克往祔於祖龕或祔於禰或仍  
于寢是亦通行之禮也若同宮則當祔于祖用寓同  
昭穆之義待吉祭遷于新廟恐爲得正也沙翁亦以  
父先入廟母喪畢且祔于曾祖妣俟禘時配于父爲  
近古意推斯義也母先父後者恐當一揆也祥后仍  
奉故處祫祭合禋八廟卽先尊丈素日篤信鹿門說  
而行之者也仰述先志亦或一道也婦人無廟待男



位合禋始可以入廟先尊文祥後入奉配位祠堂是無所據恐不可爲也祥後若不祔祖廟待祫立廟不爲無稽擇於斯兩者而處之恭祔祖廟則告辭當一遵備要所載若待祫立廟祭訖納主無告恐宐

答林來卿 宗七〇丁酉

洛建之學傳自宋元訖于 皇明中葉咸謹守成法其書列於學宮師無異教人無異論統緒一而風俗淳所宜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逮嘉隆之際王守仁陳獻章輩喙喙爭鳴鼓天下而從之道術分裂世教交喪爲禍之烈殆甚於洪水猛獸至促 邦命而極

矣薛敬軒瑄胡敬齋居仁爲 明儒中最醇者而敬軒出身於永樂之世不止爲白圭之玷惟敬齋粹然爲完璧也羅整庵欽順出處之正距闕之嚴靡有擬倫而惟人道一心理氣一物之論恐爲正見之累是爲可欠耳顧涇陽憲成高梁溪攀龍值 明季陽九之運勉率同志倡道東南任回瀾障川之功爲 有明三百年學問名節之結局而學術則大醇小疵終恐遜了節義其餘則當處以節以下無譏已矣若至吾邦羣哲有父師之義故不敢妄加軒輊用犯較計年甲之譏謹述士林已定之公案而復之可乎蓋圃



隱崇正學立大經卓然爲斯文之祖宗暄蠹諸賢皆其流派而微言大義未及彰著寒暄一傳而爲靜庵已卯彙征人文丕顯卽左海之一初也農巖嘗云趙文正之倡明表準李文純之沈潛闡繹李文成之發揮運用當爲 本朝儒賢之最又曰靜庵栗谷天資皆屬高明然靜庵簡重溫栗谷清通灑落靜庵如精金美玉栗谷如光風霽月觀二先生立朝行事則靜菴精白專一精神足以聳動人栗谷公誠坦蕩心事足以悅服人然栗谷才較大又曰栗谷雖百世之下想見其心事如青天白日陶菴亦云有靜菴之純

正栗谷之明透退溪之慤實尤庵之剛大則聖人也斯皆金秤秤出而發者也栗谷沙溪尤庵三賢授受爲吾道之正嫡而往哲比之於祖子孫三世焉沙溪溥博崇深德厚流光用啓兩宋門庭而又克守經於章陵典禮禮教章明永世其賴當爲大東之周公也尤庵距諛淫以承三聖崇節義以尊東周嚴懲討以扶倫紀惡鄉愿以反正經四義之行建天地而懸日星三淵之論無復改訐所以爲今朱子也同春與尤庵并世一揆而玉色金聲瑞日祥雲舉稱明道復生櫟泉其後而祖孫同德先後一轍也遂菴敦本踏實



真積力久丕續尤翁之緒佑啓湖學之盛屏溪巍巖  
南塘羣儒咸出於其門永闡華陽之風烈農巖三淵  
圃陰榘萼聯芳壤簾迭和如河南之并出農巖之精  
澁微密命辭無差三淵之通透奇偉不襲前言雖置  
諸中國亦尠其匹圃陰專精研經妙知絕解往往發  
二兄之所未發農巖之孫溪湖門路克正規矧不偏  
見理又極明罔不直以淵源所漸也陶庵不由師承  
澁造獨詣常云靜菴粟谷我師也其所以扶植彝倫  
作成人物有裨於世程者尤庵後所未有也金厚齋  
朴黎湖閔貞庵李雪川諸賢立德立言亦皆極醇可

傳而無弊金密菴任鹿門撥蹟鉤浚專務自得亦自  
成家焉朴近齋吳老洲兩賢作乎近世至德凝道明  
理知言者當爲來世之準程也徐花潭妙悟數學吾  
邦之康節也趙重峯體道殉節 本朝之圃隱也父  
子繼業者聽松之牛溪沙溪之慎齋靜觀齋之芝村  
榴巢之止庵溪湖之三山齋是已是父是子名實純  
粹出則有爲處則有守炳然爲家國之光焉嶺南之  
學又有晦齋南冥寒岡旅軒愚伏其盛也湖南之學  
河西高峯一齋隱峯遜齋最著焉外此羣儒磊落相  
望有大家焉有名家焉可以稱述者未易一二言而



卽其造就之高下淺深有未敢妄施月朝均之爲祖  
述孔孟憲章程朱信能鑽研四書貫穿名理則自應  
會羣賢之志曠世而同歸何必博觀遺文然後可乎  
哉猥荷頰詢仰認尙德崇賢之苦血故不容終默謹  
茲仰對而此其大略也顧欠在我權度曷敢有所取  
舍哉幸亟舒究勿以示人不勝其厚望不知者必謂  
手分現化而乃爾也

知行二者如輪翼之不可廢一是爲儒門之章程也  
論先後則知爲先論輕重則行爲重卽以學者用工  
分上言也夫知以行爲準故行所以爲重然若論知

行全體則乾雖資始非坤成物固無貴乎資始亦未  
有無資始而能成物者推斯義也恐不可分輕重也  
必要於知見其大於行見其重可免於偏過一邊則  
一邊受病之患老洲吳公說得此意從古論知行者  
多矣未有若斯之真切者也卽須工夫并到知之愈  
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愈明如人兩足相  
先後行及造極處知行爲一已矣往哲咸斥王守仁  
知行合一之論者卽所以不分次序混淪爲一用就  
其徑趨簡捷之術也承喻居敬窮理只當各用其極  
不須說孰多孰少纔說多少便墮一偏云者見得極



是爲之贊歎朱門丈尺齊頭并足無毫髮偏着初年固大肆力於問學而亦何嘗闕略踐履哉經生學子繳繞於文義訓詁而不知收功於一原故先生晚年苦心矯警教人反約涵養本原亦何嘗倚閣講學乎卽其人之過不及而抑揚其辭者如醫師之視病溫涼補瀉隨證施藥詎有初晚之差殊哉陳北溪李果齋兩說卽仁知之異見勉齋說亦出於揀口耳之弊答李敬子書似有矯枉過直之慮然活看則恐不至做病也務講學者多闕踐履專踐履者又以講學爲無益如扶醉漢倒東墜西茲爲古今所通患也朱先

生滿腔苦血要與天下萬世共趨於大中至正此吾輩所宜剗心服膺也

答林來卿

庚子

竊謂聖哲垂訓布列方策者皆是造道成德之真諒然言以事殊理以辭分浩浩乎苦難下手學者旣不能因其博而會其要則固迷於所由旣欲如此又欲如彼終亦靡所止泊而已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然天下之理一而已雖其言之不一其理則未嘗差殊苟得其一而入焉則其餘當以類而推無往而不通也故曰千蹊萬逕皆可以適國也是以夫子之答顏



存心之書  
冉二子爲仁之問者固有不同而程子以爲敬則無  
已可克卽以此耳朱先生雅言其爲學次第而曰吾  
所得處甚約止一兩句切要之語日夕就此用力曾  
中自覺灑落然後知此理至約不在多言而爲學之  
法無以易此也有志求道者固宜循序致精而未得  
其要則亟圖所以極沈潛闡繹之功務立本操約之  
方苟欲然者莫若專治於一是猶致曲曲能有誠就  
六經四書羣聖賢之言取其切於身心易知易行者  
濶自體察如周幾張豫程敬朱誠之各有所主念念  
不忘持之以久心與理涵理與事定本原深厚而支

流分明自然左右逢原而妙契獨造有不自知其所  
以然而然者矣若其節度則當以立志以定規模居  
敬以建大本明理以盡心體克己以養浩氣敦德以  
造神化五者爲畢生進修由博返約之義諦也願與  
高明文勗焉佛者自謂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  
人亦是爲一大事出來所以拄天拄地扶樹這箇道  
理苟非然者不能一日維持脚拄天頭拄地而人道  
熄矣若見得斯義真切則縱欲不努力向上得乎  
士喪禮曰公贈玄纁束又曰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  
玄纁束乃窆又曰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雜記曰魯



人之贈也三玄二纁贈謂主人贈尸也贈用制幣玄纁束凡幣皆用制者取以儉爲節也卽其制幣二字而可知君贈主人贈之界分自異也賈疏以主人贈爲君物者其言無稽後世則無君贈而主人自具爲之矣士喪禮襲斂陳衣必區別庶穢君穢明非主人所具豈有君贈而混稱主人而云爾哉且禮拜衆賓而不拜棺中之賜許人自致其情也君命實幣柳中自合以之納壙是存君恩也豈容主人還出之柳中而拜以贈之爲若己之所具哉君贈親賓贈之外別有主人贈無疑此家禮所以特言主人贈也是贈也

寔原於古禮恐非出於存羊之義也古禮公贈卽施於命士之禮而主人自贈則無貴賤之別焉詎可以無君贈而不爲哉凡贈幣當稱家之有無力可及者當遵正禮六玄四纁貧者則玄纁各一已矣蓋贈者所以以物送匹者於槨中者未宜以難辨而闕之者也君贈賓贈主人贈皆是情禮之不可已者何謂虛禮乎至若白巾環絰之制卽以孝子去冠不可無飾以視斂故也士喪禮之所不言而檀弓言之家禮之所不載而備要載焉從檀弓備要行之恐宐尤翁之不行恐篤信家禮而致然然不可據此而爲廢玄纁



之證贈幣爲死者巾經屬生者爲禮之重輕差殊故也

心性理氣極精微極高妙非淺心粗識所可驟語者也然爲名理之學者當先尋其部位若不辨地頭則雖抗高鑿深只費多少勞攘而不能見得本意也蓋於一身上驗得只是形氣神理四箇字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者形質妍醜短長之一定不易者也氣者氣質清濁粹駁之有萬不齊者也神者氣之本而與理無間爲本心之妙者也理者具於心而純粹无妄爲

動靜之則者也性雖純善無所作爲故其運用之機專資乎神神若有不善何所資而能著其善乎以至神至靈之心配純善之理故所以能變化氣質若以氣質當心體則本體上已先不好末流之不齊何以變化乎以本心之不善無害於性善之義云爾則是無見於理氣一原之意也所謂氣質非是別有一氣卽湛一之查滓而遍體之內外其起滅無常如雲霧之捲舒方其未發而退聽也一似無有及其已發而用事也汨亂其方寸如雲之蔽日而若氣機一息斂用還體則依舊是太清若有一定而不變則如何得



變化哉人之所得以爲心者卽天地生物之心卽朱子所謂莫不得其所以生以爲一身之主而與理無間者不以在天而有餘不以在人而不足豈有清濁厚薄之爲言而混氣質而無分乎孟子所云志者氣之帥氣者體之充已是心與氣質之辨而感興詩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語類所云心比性微有跡比氣自然又靈粟谷所云人之虛靈不拘於稟受者其所區別可見於此矣老洲吳丈嘗云心與氣質一氣而特有本末之殊或恐其相混以方寸內外區別爲言者殊不知心雖屬形而下者亦無象無體不可以方所求也只要於當體上分動靜本末看得不離不雜之妙而已於是焉體會則自應覩破心與氣質之不可合一也

答林來卿 甲辰

斬衰絞帶練後之變麻服布出自公士之衆臣而卑賤之故布帶繩屨降而屈之此是義服之變禮也賈疏之見取圖式之見載固有所不敢知者而沙溪先生旣編諸備要行之已久久則難變也腰絰重絞帶輕腰絰旣變葛則絞帶亦當變若嫌服布之無分於斬齊則熟麻亦可用布則當練而不緝邊也絞帶旣



用練布則冠之制纓武無差殊也斬衰練服當緝邊之論卽因如功衰之文而發然如功衰之如字祇言去負版辟領衰如之已矣非謂緝邊亦如之也若用緝邊則恐違斬衰三年之義或云斬衰三年之文特蒙始初而云爾非三年仍衰之謂然練服緝邊誠有如李巍巖所譏期斬之嫌制雖如大功而不緝邊恐爲得正

忠質文之更尚隨弊矯揉三代之損益卽所以因時制宜也程子有云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揉之以質質弊故揉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

故浸而成弊此與朱子所云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無質可言及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之說通看則可得其正義也蓋主忠信者豈有流弊之可矯而如忠而不誨婦寺之忠也阿諛迎合小人之忠也故大學不曰爲人臣止於忠而曰止於敬敬者可以陳善閉邪是爲純忠也忠質皆是崇本務實若無差殊而忠之弊詐故更之以質質之弊野故更之以文董仲舒亦云殷上敬敬比質尤好矯忠也若三代以來聖王繼作



則矯文以質矯質以忠雖百世可知也未路彌文日  
盛本質日喪其弊有不可勝喻既不克文質得宜則  
無寧質勝之爲寡過此夫子所以從先進也

答林來卿 丙午

儒家亦有養生要設動靜必敬心火斯定寵辱不驚  
肝木以寧飲食有節脾土不泄沉默寡言肺金乃全  
澹然無欲腎水自足斯爲前修名言平易精微簡要  
周匝而通乎大道者也詎不勝於導引家之熊經鳥  
伸乎謹爲座下願之幸備晚暮修養之真詮焉修養  
引年儘有實理程先生與禘天永命學而至聖二者

并舉者以其功到著應也晦翁答黃子晘書亦豈苟  
然哉保形鍊氣非要逆理偷生以竊造化之機免得  
風中爐火亦非可已也

答林來卿 戊申

始祖先祖之祭出於程子義起卽孝子慈孫報本追  
遠靡極不至之誠也朱子之始行而終廢者避僭上  
之嫌也各有精義而當以朱子所行爲正也至若禩  
祭與禘祫不倫恐無不可行之義若廢祖廟時祭而  
獨舉禩祭則實有嫌於豐昵已之可也行正祭如禮  
而爲其豐昵而廢禩祭此所以不載於要訣備要而



恐過矣朱子於程子義起之三祭獨存禩者蓋以不  
至如始祖先祖祭之爲僭遵家禮行之恐宐若夫失  
傳之先墓旣非不祧之位可以祭廟又何據以祭墓  
乎墳墓雖失傳而禹祭酒之祀壇猶以其故宅遺墟  
之尙存也金太師之墓壇亦以有舊山洞名之可徵  
也牧隱墓在韓山鏡城影堂卽用祭社之禮也楚翰  
林旣無墓又無影何所於祭乎設壇壇於子孫世葬  
之上歲一行祀似愜於報本之義而終未見可行之  
證情雖無窮禮無可準恐未若其已之爲得正也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書

與李默汝 學默○已亥

新婦廟見時奠贄幣不著于古今禮書而惟士昏禮  
有舅姑歿則奠菜之文而菜用菹取謹敬也吾東不  
知菹爲何物故好禮之家代用芹因芹與菹音同也  
生而盥饋歿而奠菜卽冢婦之禮也禮庶婦不饋則  
恐亦不可奠菜介婦於舅姑之廟只宜拜見而已近  
俗至薦棗脩如生時之奠贄死用生者之禮恐非所  
宜亦無可稽昧然無事雖欠人情之所安情勝則失



禮準禮不行恐爲得正耳禰廟亦當乃爾而或并薦於祖曾以上者尤爲非禮不直拖長而已

答李德源

完敏○庚子

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註云有殯父母喪未葬也外喪兄弟之喪在遠者也據此則異宮兄弟之喪未成服前上食無可廢之義也昔有問於遂庵曰喪中遭昆弟子姪之憾雖異宮未殯前上食當廢否答以不當廢是爲定論也家禮朞九月之喪三不食生者三不食則死者亦當停三時上食此以同宮者而云爾若異宮則祇當遵外

喪入奠之文已矣

答權矩夏

壬子

慰人嫡母喪疏禮無稱嫡母之文只稱先夫人與施於正室子者同焉若其私親則當云先慈氏以別於嫡母也妾子亦自云私親已矣

答李明汝

寅文○戊申

禮云繼母如母以其在父之室事之猶母見育猶子故同之所生而齊服三年若父沒繼母自出而爲僧尼則是絕於父也所謂子無絕母之理者以存生育之恩也雖出雖嫁當服杖朞至若繼母恩不出己義



絕於父非恩非義何可待以出母嫁母乎生絕母子之名死則不服已矣親屬爲僧者前儒斷其無服况繼母乎

答李修汝 正銘○丁酉

大小宗重輕自別大宗既無所繼絕則出後於小宗者當移繼於大宗而爲小宗後者若已告君則已移天矣不可易也今焉未及出禮斜既不處父子向前之服喪題主已是失禮曷可膠守而不思通變乎告由于大小兩廟卽日聞官移宗亟立大宗之祀恐不容少緩小宗則待嗣子生更爲立後未前屬近者爲

之攝祀恐符情禮

答徐舜卿 迴淳○丁酉

十二日之於十四日其間纔一日罔及致齋何以行祭乎母喪之練當待妻喪之祔準禮行事因之變除當日則略設世哀恐宜前一日當因上食告由告辭在下

今以顯妣初朞之日禮當行常事而妻喪纔葬不克致齋謹俟卒哭退行來日則敢用一獻略伸情禮彌增罔極謹告

妻喪祔祭後當卜或丁或亥日行母喪練祭而前一



日因朝上食告追行之期恐宐告辭在下

今以顯妣小祥卜以來日追行常事謹告

答申景敘 錫範○戊戌

竊觀賢者天資粹美濟以獲親有道講磨道義信能持之以久豐臺而上達焉則亦何遠之不可屈哉聖哲設教罔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由是而之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而其目有六焉正趨向以立其志主誠敬以存其心博竊事理以盡致知之方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工學問極功聖人能事亦不外

於是是爲區區所雅言而苦欠得力故爲賢者願之計應不以陳言而忽之也人視以芻狗而我認以神丹則不待三秀之感而可收九轉之功惟高明勗哉顧今世趨靡靡聲利滔天不知科宦之外更有事在苟有立脚得住者其所以範俗而裨世者豈淺歟哉座下已知內外賓主之別應不須鄙言而知自主張也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幸諦此意彌加奮迅精神心思凝聚融結不復知有他然後此志常立志苟不立則如水之無源木之無根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枝枯何所依據而可進於道哉此古來聖賢咸以心



志爲本也千萬勉旃用副期望

凡體用之分卽其地頭而所指不同故主敬而言和則敬爲體而和爲用主和而言敬則和爲體而敬爲用固不可局定說了也推此義也砥錄所謂發出來和無不中節處處敬者是以和爲發出之和以敬爲中節之敬然則和爲體而敬爲用淳錄所謂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者是以敬狀未發之體以和作中節之用然則敬爲體而和爲用朱子所謂體用無盡時恁地移將去者卽此意也至若集註以嚴泰和節爲禮之全體者卽統體用說

如胡雲峯諸人亦嘗以包其用爲言耳

朱子與門人論此章知行者不啻屢百言而其中最要切者如所謂志學是要行而以知爲重立是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志學知之始不感知命耳順知之至立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行之至此與集註之意相契其餘問答亦多相發恐不疑其所從也程子之以不惑兼知行言者恐亦以知到極處則行亦未嘗不盡也所當然所以然皆以理言而所以然爲體所當然爲用用見於事物故以事物當然之理言之體隱而難見故以事物所以然之故言之然則不惑者不疑



於當行之理知命者由此當行之理而洞見其實體也既曰由用而知體則亦可見工夫次第而知到極處行亦在中行到極處知亦在中况以聖人之生知豈待不踰矩而後安行乎特其設言者如此耳凡讀四書者當主集註參看朱子大全語類語類與大全所論參差則當從大全大至手筆也語類記述也蓋朱子平生精力盡在集註故無一字無下落語類則或不無傳錄之差所宜裁取也

天命之性主理而言故曰性即理也然天是大形體而包道理者有神妙主宰意故朱子亦云命是性天是心專言理而包氣在中云者恐為不易之論也至若壽夭窮達之命與性命之命差殊性命之命主理夭壽之命理氣雜糅有定數而不可移者耳

其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者專主用處說而包體在中饒雙峯由用而推體云者未見其為病也來示舉饒說而曰由用推用下用字即體字之誤也

不曰行之者誠而必曰行之者一者一是對五對三對九而云爾也上既云一則誠而已矣而已矣三字更沒餘辭之謂故下祇云一者誠也此所以詳略不同耳



朋友雖屬五倫之一而不比父子兄弟之天親君臣夫婦之定名若不交則不成朋友必須以義合而有定分然後方許爲朋友所以必加之交二字也來示交則爲朋友不交則非朋友者已說得是矣不及知故自是不知所以行故不求是爲愚者之病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知與愚相反未及乎知則愚矣惟好學可以破愚朱呂兩說未見其不通耳尊賢與信乎朋友立言地頭不倫上文言上之率下故尊賢先乎親親下文言下之事上故不順親則不信朋友然修身爲本則同焉明善爲誠身之本而欲

明善者又當尊賢也此當分上下看未見其爲工夫功效而言耳

致曲之致與致知致中和之致固有全體一偏之分而祇云致曲則未造其極故釋以推致必須曲能有誠至誠能化始可云悉推致之各造其極也致字主知而言然馴致德無不實則行也程朱所論各有其義未可執一而廢一也

答韓輔卿

弼教○辛丑

長子死無後則次子之子奉祀固有沙慎諸賢說而此以移宗傳重者言耳以故不可舍次嫡而用季子



尸祀非移宗傳重而但攝主其喪則曷可舍服三年之季子而用服朞之次孫乎古禮主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令也子與孫親既不同且同是非適則以長以親季子之當主母喪也審矣季子既主喪則題主當云顯妣介子某攝祀祥後祔廟姑奉于東壁雖過二十七月之期不舉祫事不入正龕待立嗣孫改題合禩恐爲得禮蓋改題遞遷非攝主者之所敢擅未改題則亦不敢合禩忌墓祭皆單獻無祝而行之惟虞卒祔練祥禫則雖攝祀當準禮三獻爲是喪中之祭而靡所嫌乎干統也

答宋英老

柱獻。丁未

俯詢疑節仰悉杖朞之憾聞訃於閱月之後亦當從成服之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禫則過時不祭恐宜追練若值喪月則卽初忌日舉祭不必用或丁或亥日也雖則過朞追行大祥之前不宜撤靈座仍行饋奠恐非可已也喪服小記雖云朞而祭禮也朞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然此以三年喪追服者再朞行祥而云爾至若杖朞之喪朞而未祥者何可處以行祭而撤靈乎追祥日入廟撤靈是爲處變而得正也賤見乃爾謀及於君憲而處之如何如何俯示



明季穆史仰認至意銜戢無量而神魄眩瞽罔及蓋  
閱竊覲 崇禎帝后殉社之正南渡 三皇被弑之  
變忠臣烈士成仁取義之盛自不覺冤憤層生嗚咽  
失聲涕汪汪漬于紙也百年之虜運垂窮九世之國  
恥未雪而如賤子者朝暮且死將無以一覩爲快政  
有望于年力富強如吾兄者耳

與外從弟金元肅 鑄○甲戌

居然半夏爲問省况佳否聞君之子患痘而順云計  
應無事出場今而後方爲真有子人可謂百不憂矣  
克施以身之教無媿爲父之道也常人之情已雖不

學而在子則勉學己雖不善而於子則勸善豈愛子  
重於愛己哉羞惡己之不能故欲子之能之也因其  
羞惡之發而恢廓擴充則將有火燃泉達之美於是  
乎知所以有己而爲計也審矣正己而後正人成己  
而後成物在人尚然况于己子乎教子之道當以忠  
信不欺爲本孺子至冲藐而自有靈覺者存故見賢  
則息齊焉亦如導水決東則東流決西則西流其爲  
善爲惡亦惟在爲父者引去之如何耳程子曰內積  
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益慥慥乎  
進德居業以爲教子之本至可至可



春寒峭厲調節何如君之病君亦自知蔽一言酒之  
流生禍也酒之禍人所由來遠矣國君而崇飲則失  
其國卿大夫而崇飲則失其家士庶人而崇飲則失  
其身前鑑昭昭覆轍滔滔而物之感人無窮情之好  
惡無節古今傾敗者未可一言而盡也善乎管敬仲  
之言曰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棄身不如棄  
酒知斯義者寥寥豈不可哀乎昔人有云亡身之事  
非一而好色者必死吾亦謂亡身之事非一而好酒  
者必死荒湛淫酗縱慾而不知節故好酒者必好色

與金元肅 乙酉

色與酒相須如兩斧之伐孤株其不顛踣者幾希也  
昔金慎齋先生嘗云寓南山下村中十餘人有嗜酒  
者耽色者爲之告誡後十年承 召入城則已盡零  
落無一人見存者以吾所覩記伯舅朴公文學行誼  
當爲一世之冠冕而觴政無恆至發風痺纔一暮再  
中而歿宗祧靡托後事淒寒君亦聞知豈不然耶君  
以四世之宗上有兩偏親下有妻子一身擔奔不翅  
丘山而不少自愛惟狂藥是好外喪威儀內喪心志  
以致抱釁床第仰貽惟疾之憂計應惺然自悟惕然  
改圖用收桑榆之功也繼自今椎金壘破玉碗遺浮



白廢引滿俾巷無行榼家無停壺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如庾闡之戒則可以修養引年苟非然者無日不候風風候再至萬無一生雖扁華復起大藥如山亦未之也已向後事惟在君自爲之如何應不待人言而知所以裁之也喜生惡死趨利避害禽獸猶然况人乎君喜讀尚書更取酒誥一篇而溫繹則知聖人之不我欺也稀蒼治風之聖藥故爲君覓送如法酒蒸作丸服之可收全功而若不斷飲惟藥效是望則盃水車薪何能爲力耶惟剛可以勝私而君素日心氣不足其克一刀兩段亦未可必是爲悶耳信能操心慮患慎終如始則安知疾疾之不爲藥石乎生於憂患鄒聖攸訓爲吾弟誦之不究

與李汝綸

秉經○壬申

卽日服體適否自從尊王考棄後學山南多士靡所依歸讀書種子幾乎斷絕賴有吾座下叔姪克紹家學嗣聞斯道愛好而冀望者豈直爲尊門一家哉莫爲喪威所沮登筮所移彌自奮發毋少退轉任道之重則如一木之支廈進學之勇則如萬折之必東察理之精則析秋毫之末慎獨之嚴則若鬼神之臨心口相孚足目俱臻終做真正學問人則豈不爲吾道



之光耶

答李國彥

寓○辛未

承書始知改名名者雖曰自命而父兄之所肇錫者又胡爲而見改哉古之人亦多改名者矣或犯先君之諱而改者如李世勣之爲勣或犯時君之諱而改者如周敦實之爲頤如此類者甚多不爾則或以同遠兄弟之名或以避刑戮人之名而座下則無一於是而未中身三改其名未知何義若嫌同退溪之胤則古今人姓名同者亦復何限哉若諉以不可與大賢之子相混則大賢之名在所當諱推及於胤子無

已過乎且新名義非不美而是字也見於經傳子史者殆若語助辭之多爲座下子孫者將何以諱之乎今人把心不定生子不育則改應舉不利則改立身行已有不可使聞於人而爲人所知則亦改各座下豈爲是哉豈爲是哉幸亟反舊名毋招識者之譏焉

答李國彥

乙亥

春序忽忽垂暮懷想與之俱深侍省動息益爲縝謐否臨門徵索歷鼎愁苦聞者尙爲之心折况以身親者乎昔方遜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餘粟者竊豈獨我哉因大笑不止若使



其親而在者雖以遜翁之鐵心石腸亦安得不戚戚哉書課應被陳惠所沮敗莫無寒曝之歸耶尊門門戶之責惟在座下一身其重不翅萬鈞雖欲自輕而不可得也士患不知學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于己私外不牽于習俗是尤難耳斯義也座下可能看得否

與申洛清崧○壬申

聞近故忠臣鄭公著殉節事實贍在尊丁云可能借示否西陲之警不過潢池之盜弄變生倉卒故列郡未及爲備望風奔潰不走則降獨鄭公父子不畏義

死不榮幸生授命以成仁罵不絕口如顏杲卿袁履謙闔門爭死如卞壺劉琰未可謂二十四郡無一人義士也且諸公景或自願從征杖劍西下身先士卒親冒矢丸南門之役不旋踵而死真隕其生而不悔者也鄭是名儒之孫諸是忠臣之後人不可以不觀世類也西土之役死者三人而成出於山南山南風教之美可見於此矣是爲一路之光竊爲執事者賀焉卽今兇醜幾殄滅無遺抑三人者英魂毅魄化厲以滅賊耶諸公晉州人距茲土伊邇可聞立殪事否竊附朱先生表章張忠文鄭威愍故事欲爲三人立



傳故要得其詳耳腐筆未足以不被人而聊敘執鞭之願已矣

答韓季鷹

公翰○庚寅

承將中庸一部入石山深處用作三餘程課云尤勞醒神座下天資極美已爲良貴而濟以父師之教涵泳理義之中儘能擔着脊梁壹乃心力則其於任重致遠也何有一接芝字已悉其可仗賀吾黨有人而亦恐美質易得至道難聞毋或退轉勇往直前終了此久大之業如何如何近世志學者非曰無人而舉多爲聲利攸奪其不半塗而廢者幾希如座下立志

固豎脚住者無是之患而在自爲計則亦當爲先事之慮也徇名忘實古今所通患而賢澤寢湮質亡偽滋雖名爲學而實不爲己故此心安頓在義理者少安頓在閒事者多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故曰一分心向裏則得一分力兩分心向裏則得兩分力是爲朱先生喫緊而發者政爲吾輩對證之劑故願與座下交勗焉

答崔榮夫

琳○乙酉

嘗謂終古學者代不乏人而以標望爲高者或欠於平實以講辯爲務者或忽於踐履尙氣義者失於麁



豪謹節文者病於拘曲才器英妙者又馳驚於辭章  
功利而以實心爲實學者固寥寥矣要須萬偽伏息  
一誠充塞方有田地可據而滔滔是循名忌實豈不  
可悶乎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惟其屈其至敏從事  
鈍功之爲難有志於聖學者亦多矣惟能致詳下學  
馴致上達之爲難既能之矣常存夫百無一能之心  
旣解之矣猶據其益求其解之地優遊以趨之參伍  
以會之刮剔以廣之累積以崇之浸灌之不足又涵  
泳之溫燖之不足又濃郁之摹畫之不已乃成方圓  
擬議之不已乃成變化始焉以序而致其詳終焉耐

久而歸乎熟其所以廣設法門曲施方便者固不勝  
其諄複矣亦嘗和盤托出申以誓言曰試依某言做  
去旬望無效則斫取老僧頭去夫以天下之廣而三  
萬之日亦不爲不久矣求其能實做旬望工夫亦無  
多人則朱子之目將不瞑於長夜斯義也金三淵先  
生說得乃爾嗚呼其痛切矣惟足下可以此言進故  
舉以誦之可能言下承當用作義諦否莫拘於處地  
莫囿於風氣莫以生晚而自沮莫以居陋而自貶莫  
以寡過而自喜莫以得小而自足常以第一等十分  
道理自期而石潭所云一毫不及聖人吾事未了者



是為全歸之地竊為足下願之也

與崔祭夫 庚子

即諗溽暑雅候貞懋盛名三登剡牘一命允叶輿望在賢者分上靡足加損而不容不贊賀自不免俗而然歟出處雖云冷煖自知知舊之所宜與聞者願賢者不出西山一步用占幽貞之吉是所謂得喪不搖心榮辱不動志桎梏冠冕泥滓祿位者也賢者平生永矢不諼詎或不自主張以招猿鶴之怨乎一出肅命亦不害為不皦不昧而將作之官元無謝恩祇以持被為出仕恐不必為是而進身也有味陳

子昂之言曰芝桂為伍麋鹿同軒裳鍾鼎如夢中乃所以安身立命也韓君運聖操持之敦確才氣之超詣甚與倫比即其文學所就非直為南土之秀也固知與賢者有雅幸提撕警策俾底成立不勝其厚幸

答李景輅 己卯

祠屋被床床之患則移安于他房室宐也用酒果告由告由措辭當云維歲次云云孝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 列書 諸位云云雨水攸漏廟宇欠淨今方移奉于他所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還奉時亦當告由措辭當云屋漏既改廟宇孔安載涓吉日今方移奉



上下文同

答金元博 基普

當承重而承重者何待既葬何待朔望父喪成服後當卽服承重以喪不可以一日無主也或云小祥或云朔望或云成服翌日雖出於先儒恐難盡從惟尤翁說父服後不待朔望卽服祖服是爲不易之論也承重衰服恐當新製不可襲父之舊蓋喪中死者設衰服於靈座故耳兩喪告由無前賢所述而亦不容不告祖喪當云先考以某月某日喪逝今日成服不肖準禮代服哀隕罔極謹告父殯當云顯考持喪未

終小子準禮代服哀隕罔極謹告告由時不用酒果恐宜

答趙元實 鼎休 ○ 戊子

座下天資醇篤自然寡過信能於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壹遵朱先生之教李公晦則當爲變化氣質之要法其於道也何有凡人處獨居閒不與物接時廉義易飭逮出而仕盤辟於稠廣旁午於事爲則不容不務通務通而失畔則浸淫至於喪其所守舉平生而棄之者滔滔元實行將內移一涉世途易致墜墮故爲此先事之慮常以柳下惠不以三公易



其介爲從宦之符訣如何君子慮患防於未然防大必於其小是不勝拳拳也

與趙元實 庚戌

聖哲真傳專在性情上學不在性情上學往哲不謂之學也身通詩書六藝詎不各有所好孔子不謂之好學惟顏子從事博約之訓專用心於克己復禮至於三月不違仁故獨蒙好學之稱於聖師也後世心學失傳不知於性情上用功所以去道愈遠爲學者徒知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荒廢性情往往至於縱情放慾若是者何以爲學乎吾輩所宜警惕而

爲後生痛戒者也

答崔進士 象龍 ○甲午

爲親與爲己一也可以無取而在己則不敢在親則取之者是爲親不如爲己其可乎傷廉則辱身辱身則辱親己所不欲猶不施於人况於吾親乎不敬而養聖人尚譏以犬馬况不義之食乎然吳侬謂掾孫性以親故而受汚辱之名是所云觀過知仁斯事也在所原恕而亦宜識戒也餽者之辭曰供親則非無處也詎可曰貸之而不受乎然若非其人則亦不可以有名而受之也縱令與受俱當於理惟以周急不



繼富爲度是所謂養志苟非然者三牲五鼎皆資口  
體已矣

內修外攘如直內方外不養其內而惟外侮是禦則  
其不失賓主先後之序者幾希也以故往哲之於異  
端邪說固嘗疾之如仇讎至以爲人得以攻之不必  
聖賢猶春秋之誅亂賊不必士師其辨之不遺餘力  
可知也然必須屹我砥柱方始障彼狂瀾明正學所  
以爲闢異端之本也朱先生每云但當力行吾道使  
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雪見晷不足潑辨是爲距闢  
之義諦也信能見得此意真切則所謂欺世誤人者

俱不足道亦何煩嗷嗷辨明哉夫子雅言攻其惡無  
攻人之惡實心自治者恐不遑於責人也

答禹直卿 行鎮

卽辱手札無損展覲仍伏審侍省萬慶氣度百重尤  
係樂聞春府丈高年邵德光膺天爵區區贊賀之至  
尙未蒙實職之 命者固孝心所宜缺然而亦外  
至也何與於我哉因伏念尊府丈杜門守身無求於  
世忽被刺史之薦而名聲聞于 九天延聘敦遣致  
于京師 晉接慇懃 恩禮孔洽瞻聆攸暨莫不聳  
動承待詔之 命而卽拂衣還山闕除 旨不復出



門卽所云出處去就惟彘之歸者也區區者誦義無窮今茲緋玉之恩卽因一命而至則是亦與之也非求之也既不膺一命則所謂實職亦曷足有無哉上洛周旋卽求之也是豈君子之所爲哉縱不局於行李亦不可爲也幸亟止之是爲養志也是爲活孝也孝子於此知所以裁之哉荷相與之厚畢露悃幅計應爲以德之愛也

答李聖述

相祖○丙午

承示縷縷仰認家庭淵源之正德業久大之期非一時意氣信能信之篤而不惑行之果而不止守之固

而不變仁義忠信不離於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沛必於是者行之果也久而不失守之固也三者爲進修之義諦爲高明願之要實見得道爲天地間不可無之道學爲天地間不可無之學我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然後能擔當此任是爲往哲真詮故爲一誦之

答趙生完鎮

壬申

喪服記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朱子載之家禮而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則無服沙溪舉以編于備要之中爲禮之



大經也蓋爲之無服者降其母故絕其黨不服所以致一乎傳重之地而不敢伸其私也爲人後者服本生外黨而降是則絕絕嚴於降別嫌之義大矣哉服嫡母黨固不係于升嫡與否而升嫡則書嫡外祖于四祖之列斯爲崇正明本以一其統者也既書其嫡外祖又絕其母黨服則所以以嫡母黨爲外家也雖外親亦無二統則傳重之庶子何可以所生母黨爲外家乎庶子爲嫡母黨服嫡母死則不服而承重則嫡母死亦服當如正室子之爲外黨也市南謂庶子升嫡與繼後不同似無改其外祖之理此區區所信

不及也出後者猶爲本生父母降一等而升嫡妾子服其母總是爲庶母服也此其遠嫌之尤大者也曷可仍其所生外祖乎又比諸繼室子奉祀而曰無差異則尤所未曉繼配之於前配地醜體齊其子之奉祀常經也至若庶子升嫡以賤爲貴以輕爲重各分之所大變也胡可擬諸繼室子奉祀之例乎竊謂是未定之論恐難從也

合祠堂澁衣居家雜儀三章而名之曰通禮亦以三章之事通于四禮之中也斯禮也無人已古今之殊爲天下萬世之法所以爲通禮也



王制同牢註曰牢者圈也以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曰牢昏義共牢註曰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不異特然則牢之非器可知也

答南錫晦 壬辰

頃者問及懲忿之道故勸讀定性書矣乃蒙虛受真篤體驗至以操存不固涵養不熟爲憂俾之更發良藥是在當人非他人之所爲謀也凡心之難治固多端忿懣居四有之首者以性氣所使易致偏急發不中節自不得其正也克已當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而克莫難於怒故曰懲忿如摧山如救火也克治

之道必須以緩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然中節漸臻於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而復中和之定性也承喻以不當怒之怒固可觀理以制而當怒之怒不可專以忿怒爲是是固爲然而舜之誅四兇文王之安天下顏子之不遷怒純然出於天理至若衆人之怒多出於氣質之偏苟不忘怒觀理難辨當與不當故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也所謂忘怒非謂當怒而不怒怒得理義之正耳是所云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者也閨庭之內恩常掩義則要須威克厥愛可以允濟家道曷可徒事藏怒不屑教誨陷家衆於



罪過乎但不可如呂東萊之打破家事張思叔之詬  
詈僕夫曾黜之大杖耳高明既自云性氣粗暴惟怒  
難制可損之美莫大於恚憤而知如此是病則不如  
此是藥忍其所難忍容其所難容是爲矯揉之方也  
有問於程子曰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  
於暴厲子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亟體斯義  
常以持志爲本志能帥氣則氣亦自養內外本末交  
相培植自底于和順道德詎但爲動忍增益哉竊爲  
高明願之

答李中立

度相

遷廟涓吉之必用末位亾命未知所稽莫無出於日  
者耶其言不經難爲從也縱使屈而從俗用最尊位  
以寓統尊之義容或似然然用祖先生年擇日終涉  
瀆褻不可爲也所謂主人尸祔者也祖考精神卽我  
之精神一氣流通無間幽明神依於人故人之所之  
神亦從焉只取主人生旺若無與於移廟而其實則  
相須之理存乎其間愚意則如斯已矣移奉几筵何  
獨不擇日云者非謂在几筵則特用亡命也有奉廟  
與筵者或有祇奉几筵者祇奉几筵者不可以象生  
而不從主人擇日也并奉廟筵者亦當從主人同日



俱遷可也移宅生者之事非爲死者死者隨生者之所之而已不可謂有所重而推其命選其日以張大其事也

答李中立 丙子

尊仲父禮當班祔班祔則以主是豈不立主而可爲者乎以尊仲父雅識高見豈不思念及此而由窮獨之痛占便宜之道乃於齊體之地埋旣成之主闕當立之主申命身後不立已主其情切戚其言絕悲而其事則非禮之正是豈子姪之所宜承順者哉哀則曰治命而愚則以爲未也焉有壽準耄耄宦經縣邑

又有兄弟之子而不立其主永無所歸者乎喪有無後無無主無主則至令里尹主之非必有子有孫然後乃立主主喪也已葬而神主不成則魂靈飄散將何所於憑依乎哀雖爲之主事旣無題主之奠又欠虞卒之祭則不識所主者何事生而爲無子之人歿而爲無主之鬼長逝者私恨無窮豈天理人情之所安乎幽顯殊塗而神人相依不于子孫則在于祖先而旣無主矣何所於祔哉爲哀侍計者當爲之立后以繼其絕雖無可繼者亦當立主題以顯仲父待喪畢合尊仲母兩位于一櫝祔尊曾祖是爲處變事而



不失其正外是而爲之說非禮家所與聞也愚之所  
守經而已雖事關父兄惟是是求惟義之歸已矣豈  
可膠守其不當守而不思所以通變乎哀侍所以報  
父師之恩者於是焉存惟哀侍勉乎哉

答李中立 丁丑

無後班祔亦當并告諸位告辭當壹遵備要五代共  
爲一板而并書尊考妣恐宜茲以下當云先仲父某  
官喪期已盡固當祔於顯曾祖考某官府君而以無  
後嗣永行班祔之禮先仲母某封某氏先仲母某封  
某氏并祔不勝感愴云云

古者代各立廟廟各有室有堂後世廟制莫之復舊  
祇以一廟中各立龕室以一龕爲一代矣長房之遞  
奉祧主者當與祖禰并奉一廟同行時祭以小宗合  
大宗之嫌於是焉非所可疑寒岡亦有共安祠堂仲  
月時事之論矣昭穆之法今不能創行故高曾祖禰  
四位循序奉安而若至祧位與祖禰之位非父子則  
當間一龕用存不失其倫之義未知如何

答朴鍾淳 乙亥

經年作客莫無旅瑣之苦否臨分時三條奉規漫及  
於語次矣至謂承戒而服膺則言者知感可能拳拳



以不失否吾見多矣舉皆以義始而以利終將夷齊  
心而往者爲跖躄身而歸豈不可哀哉酒色財三者  
誤了千古英雄上流多謗議况其下者乎有能不惑  
乎三者惟有楊伯起所以爲關西夫子也君得賢主  
人以爲依歸日乾夕惕毋貽主人之憂可也常以自  
誤而誤人爲慮則無往而不是正也有味坡翁之言  
曰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苟欲然者斷酒遠  
色已矣酒能伐性色卽迷魂焉有爲二者役而不取  
缺於人者乎賢主嘉賓昔人以爲二難并政是君今  
日事也要其有終如初惟三不惑而已耳滔天之惡  
成於斯須不忍卽財色是已欽念哉欽念哉

答崔生 濟安 ○乙亥

蓼極之惠荷意之厚親濟所須此物告乏刀圭之需  
從茲無憂其爲感幸胡可勝言第未欲索價則是貨  
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如愚者雖未足爲君  
子乃所願則在茲且辭受取予係士夫廉防一毫不  
可苟也處子舍而受大藥于邑子則當做何如人哉  
以座下而虛施則是非嘉貺也以愚而虛受則是非  
拜嘉也均之爲非以德之愛也價錢千五百文謹茲  
覓納伏幸頌至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是



爲相勗之第一義諦耳

答崔生 甲申

貴省屏虎之爭幾乎玄黃云已戢而安保合大和偕  
底大道否所謂俎豆在當人自昭明德分上不翅太  
虛浮雲後人之互相凌奪以至於同室操戈者不已  
過乎竊爲嶺中羣賢惜此舉措也貞武公本傳之載  
尊周錄者謹茲騰呈伏幸視至此出於故太學士江  
漢黃公景源所著 明陪臣傳中而編諸尊周錄者  
也是年卽 毅廟殉社之辰也日月回薄歲紀四周  
上天夢夢其定靡極麥禾之感澆齋之痛彌不自聊

因之有懷于丙丁死義諸賢者大矣逢是年得是傳  
事若有不偶然者計應愴慕維新也求忠臣當於忠  
臣之門是爲弓冶之學箕裘也莫謂身是韋布于我  
甚事常存爲國家一死之心亦以親上死長之義激  
勵鄉里以爲緩急得力之圖如何如何

答朱生 宅基○戊寅

允庵先生嘗送咸興二朱君而曰不覺驚喜者其姓  
使然也推其好於草間之蛛而雖菜與株之無情者  
亦將無斃於心云爾則其寤寐紫陽之慕於是焉可  
見矣乃荷兩胤聯袂見顧况若尤翁之愛慕於二君



者愚亦不知其何心而必有以焉矣披其袖承領手  
真其爲開慰不翅接貳身也伏審調候勝裕尤勞贊  
賀示喻範學全書洪範外記板本不完殆無以印看  
云爲之慨歎承弊補亡宜不淹時日何爲其泄泄耶  
西土文獻之有遜於東南者殆以此也此一路士林  
之責亟圖所以新之哉爲誦昔人詩微我父師皆左  
袵大同江水盡恩波之句計應有會也

答李生啓心○丙戌

理一而已故賦其理者同其性性者五常也五常之  
外更別無性人物同具五常之性而人則氣正通而

心虛靈故全五常之德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故或  
全或不全不全者氣也非理之罪也禽獸之心雖則  
昏蔽亦有靈覺故知寒暖識飢飽趨利避害喜生惡  
死則與人同而靈覺處往往有過於人者四端之發  
縱不能如人之隨感而見如義馬義牛義猴烈犬及  
董安豐鷄犬馬北平猫相乳之類皆是一端之騫地  
出來者曷可謂拘於形氣而未發於外乎盖人物之  
大分專係於形質故人率人之性物率物之性人能  
盡物之性而物不能自盡其性然卽其一點明處而  
可驗其理之無不具焉居其一而有其四也



心之虛靈不拘於動靜故未發而鏡明水止者虛靈之體也已發而酬酢萬變者虛靈之用也人心神明不測其知覺感應之機未嘗須臾停息而虛靈體段則無時不然何謂未與物接時不可曰神曰靈乎大學明德章句虛靈二字卽兼體用而云爾耳

與申義宅 癸未

李子岡見顧語及座下間罹辟合之憾方擬書慰幽音繼至想以伉儷之誼發難得之歎雖以座下曠達亦不能倚戶觀化臨殯不哭而已且座下絕意進取不事產業俾其素日糟糠不厭而惟窮阨流離是飽

今焉臯復客土復作途旅游魂爲之心惻昔符融喪耦無以殯殮鄉人欲爲備棺服不受曰古之葬者棄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其志但卽土埋葬座下不至乃爾否間已克襄否大兒已娶婦小兒將成人世間滋味從茲始矣而人事之變至於斯極重爲之傷憐今人喪室謂無幹蠱纒葬而續絃者有之其爲傷風敗俗大矣禮三年而娶者達子之志雖則無子當待祥禫况有子而娶可嗣中饋乎卜姓雖異乎再登亦當待喪畢斯爲禮防不可踰也以座下也故爲此先事之慮焉



答林景鳳 甲申

哀之今日遭外艱明日遭內艱者當用父喪中母喪之禮服以三年恐無可疑也蓋喪服疏父卒三年內母卒仍服朞云者即錯看喪服經文父卒則為母之則字生出許多葛藤詎不可悶乎其曰父卒則為母者即對父在為母朞而言也經不曰父卒為母而曰父卒則為母者正見父卒之後遭母喪即服三年也何必父服除而母卒然後行三年之服乎且子所以不得遂三年者為父屈也父既沒矣誰為屈而不為母三年乎馬融所云父卒無所復屈故得伸重服三

年者固已得正而孔仲達釋雜記三年之喪既穎條謂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為母三年也故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為母是也杜預亦云父已葬母卒則服母服至虞訖返父服既練則服母服喪可除則服父服以除訖服母服據此數說則古人未嘗謂父服除乃得伸母三年者可見也賈疏曲解之害將不免薄於天性非少憂也沙溪尤庵兩先生皆疑疏說而至若陶庵所云一依經文則父先卒而母死者雖一日之內可伸三年者斯為不易之定論百世以俟周孔而不惑者也幸亟遵用毋為他



說所撓奪服以三年次第行前後喪練祥禫吉祭則  
一日并行恐宜賀循所謂父死未殯服祖以周者全  
不成義理未忍變在之義亦說不去決不可援證也  
李文庵不信師而信疏者愚不知其何說也

答趙生

直濫○丁亥

飲射兩禮卽古者鄉人所以休老而勞農合歡而序  
齒會飲則謂之鄉飲酒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皆  
庠序教人之法也先禮後射以作敬讓志正體直以  
觀德行是爲飲射之實儀文度數則末也既務其本  
則末所當略何生受之爲病哉學而時習則自應棣

棣是在勉行之如何耳立議辭簡意該易知易行而  
敦實而不歸於文具云者彌可驗崇嘉事慎令儀以  
立其誠也信能推而行之禮教弘普則真足以正身  
安國是豈少補哉至若備物致用則各出財而成禮  
恐不害理而當以真率會爲度會數而禮勤物薄而  
情厚是乃可繼之道若待牲用少牢張大其事則幾  
何不半塗而廢乎名斯禮而曰會曰契俱無不可觀  
善會之稱發自允翁慎良契之號肇自厚齋幸惟意  
取舍焉愚以爲不必稱會稱契仍古禮鄉飲酒鄉射  
之名恐宜賓主象天地介俛象陰陽三賓象三光則



四者闕一不得而其人不可局定是則隨時見在者  
就謀而宿戒焉已矣洪武之世頒行鄉飲酒儀州縣  
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於學校里社則缺長或  
里長主之以年最長者爲正賓餘以齒序坐大明會  
典俛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介以次長三賓以賓  
之次者爲之壹遵此度則何患無俛而不舉迎獻之  
禮乎禮成於樂間歌合樂非直爲樂賓斯爲節目之  
大不可廢者且斯禮也行之於鄉通上下貴賤而爲  
者則樂歌恐不宜異同也兩禮皆主於崇化導民而  
飲文德故尚齒射武事故尚功兩樂若不容相通然

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及賓  
出秦陔飲射皆同則射詩可通於飲禮也古樂今不  
可復則宜誦詩以當歌樂且二南爲鄉大夫之樂則  
尤無避國君之義二南六編之中惟所欲誦用附鄉  
樂惟欲之義可矣凡係禮拜皆是再拜而只言拜者  
省文也禮有奇拜空首拜只一拜卽君答臣之禮外  
此則無單拜之禮也拜必北面者統於堂也堂必南  
面故賓主皆當楯向堂而拜故必北面也歎揖必相  
向因地勢而爲禮故耳揖必鞠躬者是禮也不鞠躬  
而揖謂之半揖也事林廣記曰揖時須直其膝曲其



身低其頭眼看自己鞵頭為準使手只可至膝畔不得入膝內尊長前作揖手須過膝家禮源流揖禮圖上禮躬身舉手齊眼中禮躬身舉手齊口下禮躬身者鞠躬之謂也飲射所以分別善惡不相混淆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必致於違條犯科不由其缺紊亂正席若是者始用射禮飲不勝者之文酒以施罰罰而不悛當遵 明朝大誥列於外坐又不悛則出坐恐宜若至罰財則恐易致訟非可久之道耳

答朴汝範

重洪○丁亥

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以復讎之大義

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者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為有以葬其君親也匹庶之家不幸值此變故者雖過三年當待復讎而後始窆不悖春秋之義也喪服小記三年而葬者必再祭註曰葬畢必舉練祥祭故云再祭也二祭仍作兩次舉行如此月練祭次月祥祭除衰服既過時矣祥而即吉無復禫也妻之讎當如兄弟之讎不反兵而鬪雖與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差殊其必報乃已則同報復而後克襄克襄後行虞卒耐耐之明月行練又明月行祥無禫而即吉則與三年之喪其禮亦



同身父在母喪則縱過期練祥祥後仍行心制必準  
二十七月之期而卽吉也

答崔士亨 癸巳

妻喪再虞後告妻喪八筵曰三虞卒哭及祔祭固宐  
繼行而當待顯考顯妣虞卒祭畢茲因上食茲告考  
妣喪卒祔后行妻喪三虞卒祔恐宜

答權明應 癸巳

禪宿動止益幾一會之期惟在高明爲度白雪之朝  
明月之宵俱無不可而晴晝爐薰政好披敘安排則  
不自然也人物之癖到老愈痼每愛六一翁從石曼

卿求天下奇士願憑高明聞竊山絕海懷瑾握瑜底  
君子焉與人爲善卽苦衷所存雖有片能寸藝必欲  
爲之扶接導誘用就其器業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  
衆短棄一長如朱先生所云爾也惟高明可以聞此  
言也

君子玉不去身則雖燕居亦珮玉所云孔子珮象環  
者非謂去玗璜琺瑯而祇珮象環也似以象環貫其  
珮而連綴之長爲五寸也孔子尚儉故不以纈珠而  
用象環歟陳註似若只珮象環恐未然小註楊氏無  
聲之贊有乖鏘鳴之義尤不可從



答金穆

三宗繼世之君故對成王特舉三宗以時世之相近  
也不言成湯者非闕略也政以守成之難難於勦業  
也在周室則必稱太王文王者詳耳目之所逮而戒  
罔忽於繼述耳

答李生

晚慙○丙午

講服盛名之日久矣迢迢乎涯角落落乎參商無因  
際晤常勞夢寐政昔人所云進不能相合退不能相  
忘牽率乖隔各欲白首者也迺者瓊翰颺風而墜講  
世舊之誼申金蘭之好名言精義洋溢毫墨神交冥

契若合符節終歲尊閣用當朝暮遇也竊謂文純老  
先生百世之師也信道之篤好學之誠不愠不悔不  
厭不倦當爲晦翁世適前修狀德無容改評而曾聖  
之贊顏子五言易繫之釋勞謙四句惟先生可以當  
之自在冲藐服習遺書不離心目至若言行錄則嘗  
謂是可以變化氣質每拜尊王考丈說與此意老成  
云亡常懷典型攸寓而座下之所樹立乃爾是爲傳  
洙泗之教講河汾之道者區區贊頌非直以屋烏之  
愛也座下天資近道妙齡志學固已爲一路之望而  
充牘垂諭亦可驗見識之卓造就之真信能充闡志



業則不患不造道而成德何所資於賤陋而求助至此乎直弼生稟鈍劣最居人下幼而失學長未聞道慳慳碌碌靡所比數非一日也於焉耄及重嬰死病委身床第其不做尸鬼者幾希更沒精力可及炳燭真是倒水羅漢不能自拯詎敢爲人謀乎世教衰究心學問者固寥寥而縱或有者夾輔無人遂因循頽惰志氣消盡將何所奮迅乎蓋師友講習爲益最多聖人亦以學之不講爲憂此道與師友講明一番則此心光明一番蓋講學爲己非爲人也往哲尊師取友豈徒爲聲氣哉末路靡靡聖道不明語及學問便

共非笑不以爲打乖卽以爲好名不知打乖好名誠學者之弊而本體不明工夫無序雖剽竊前言往行終是不著不察未免爲義襲而取也近世聲華詞章之習陷溺人心天之所與我者幾不可保蓋流俗之害甚於異端舉世滔滔出沒於名坑貨窟其何以辨善利之幾哉座下早自停身超然如三古之士祇宜闊着心曾大着地步立着規模密着工夫做脚於九層之臺進步於百尺之竿終了此一大事不勝其厚望也朱先生雅言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信能剛決果敢勇於進



道如登山到峻更發憤用力必要陟頂造極只見其  
進不見其退庶免半途而廢也語云行百里者半九  
十里謹爲座下誦之竊感問寡之至意妄控惘臆莫  
無添日下之燈否必須不被風氣攸囿不被色目攸  
睽惟虛心平氣講明道理道理既明猶持權衡酌輕  
重合此則是不合此則非然亦不害爲各尊所聞各  
行所知不必屑屑於苟同也斯爲相須之第一義故  
更爲賢者願之伏聞老先生遺集重雕而令宗孫許  
我以一部云其意拳切第切拱竢焉伏枕垂盡力眩  
修謝付諸泮遞不知何時可徹明鑑否也多少留在

冥會萬望對時大來德業俱邵

答柳生

斗心○丁未

天人固一理而天則無心故元亨利貞發而爲春夏  
秋冬其發也有序人則有情故仁義禮智感而爲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其感也隨物然朱子嘗論此而曰  
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蓋天之與人雖有有心無  
心之別而元包四德仁統五常仁義禮智雖逐件看  
各自分明而聚看脈絡亦都不亂須臾無次序中看  
出有次序以觀天人相與之理恐宜

學問之道惟在變化氣質而已用力時柔固可進於



強愚亦可進於明孔門設教何嘗不由是然而變而至於一疵不存則斯乃學者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如顏子未達一間則亦不敢輕議到此况由賜乎至若橫渠之早悅晚逃其所以矯氣質者可謂至矣然橫渠嘗自言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尹和靖亦云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先儒又有以硬把捉稱之若是者雖以橫渠之大賢亦有些變化不盡者何必與孔門諸子較其短長而題品之也

答許生

東○辛亥

曲禮食居左羹居右而特牲禮黍稷居東是在羹外家禮之右飯却如少牢之角黍右之羹居酒左如特牲之酌奠銅南而沙翁云恐出當時俗禮家禮從書儀未改者似得其實也虞以後生事畢鬼事始故其設饌用祭禮飯右羹左上食當象生從曲禮飯左羹右之設是爲先儒定論之可遵者也

答金生

正綸○辛亥

收養與出繼各義不同故備要圖有養母而無養父以養育之功專在於母故也所云養母者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棄子者與親同服齊衰三年而備要心



喪三年條曰己之父母在則爲養父母據此則父母在者不可爲養母服齊衰只伸心喪三年以報養育之恩而已也父母不在則當爲養母服而收養父則不計父母在否只伸心喪而三年則過斷以暮年恐宜

答李生 容斗

無嗣子主喪而只有弟與出系之子者揆以古禮親同則親者主之之文出系子似當主之而過房者既尸宗祀恐難攝行生家喪事立后前亡者之弟攝主以顯仲兄題主祝用弟告兄之辭恐宜不用過房子

攝祀者亦所以別貳本之嫌也

答金景會 戊辰

以君之才之美苟能真切求道則無遠之不可屆而但恐立志不固耳稟得正通之氣者皆可以爲聖豈拘於所生之地哉吾東僻在海隅規模偏小貴賤上下名以分之一定而不易貴者猶知自重而賤者甘處下流豈天之降才爾殊哉以區別之已甚而培植之不以道焉耳寧爲風氣所囿不患所以盡受中以生之意乎以故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今君生長於海隅之海隅而其志念濶矣豈不足爲豪傑之士



耶誠志於學天其不終遂其願乎故曰患志不立不  
患地不及人耳君於易系自有靈心慧識施諸四子  
可以類推不直潔淨精微之爲可解也莫或退轉熟  
讀精思則何患疑義之不析耶最難者反躬而踐其  
實耳莫歎就正之無所寸心爲嚴師莫恨生地之不  
遇有志者竟成培塿雖無松柏幽谷自生芝蘭以故  
子曰君子修道入德不以困窮而改節惟景會欽念  
哉

答池景喆己巳

母喪中改葬父不可以持母綖而不爲父總總雖輕

爲父服則象斬衰之義而具三年之體反有重於齊  
綖所以不可不服也兩靈座當各設上食上食時則  
各服其服兩鞞并啓服總以隨合耐時贈玄纁於妣  
位亦當用總以父葬爲重也若非合封則各服其服  
而雖合封至母虞始還齊綖耳

答南允默辛未

左右近者居閒久矣應有藉手者存不識所事何事  
一部寒暄劄錄其爲書也雖小亦足以見苦心未欲  
爲大於此者乎左右做八路之幕賓通一國之財賦  
軍政田制糶糴之法創守之異勢古今之異宜短長



得失利害優否措置之方矯揉之術自有曾中草本  
慘憺排布者筆之於書以成小隨錄則安知無凍者  
之假衣於春暘者之反冬于冷風乎莫曰礪溪亦空  
言隨錄自束閣鷗目有所適而鶴脰有所節物各有  
隨時而用者矣左右知足以識務文足以著書以故  
勸之幸亟圖之直所被 一命固是分外何謂早晚  
事也在賤分不可爲以非榮又何謂不足爲賀也至  
於喜而不寐則無己太過乎自惟無樂正子好善則  
莫無擬失其倫乎如直直是病廢人耳焉有出處去  
就之可言且獨身孤立而千里離闈縱欲出而膺

命其勢末由靡敢重身而輕祿也亦不敢處窮而守  
高也雅操甚固之云是何言耶以左右之明何不相  
諒至此哉

答南允默

庚辰

蘇綽之租庸調法元稹之均田圖爲三代後大經綸  
隨時變易亦應有道曾有所理會者否竊願聞之如  
愚者直是處士大言而懸空想像者也形優利害莫  
得其詳要承左右喫緊語者殆以此也蓋租庸調法  
爲隋唐以來所通行者均田圖周世宗所依據而均  
天下之田者也其圖晦翁嘗恨其未見或有傳其說



者否卽今朝家試量田于兩南每思左右可當一面而孰有爲之選擇而使之耶

與崔生

明○辛未

禮納幣親迎不同日 孝廟朝申命前期一月納幣揆之以禮意律之以邦禁決不可違而今也則行於同日非禮也犯禁也必自我復古各占其日如何同日先行未知昉於何時而卽所以占便陋矣曷足言其所從來乎

答全君實

最信○乙酉

治天下固不可耕且爲也而讀書則可畊而爲朝出

暮歸亦不至妨奪否古者士農不易業故旣入學則不治農士農旣判入學者有養今也則爲士者無養非農則靡所謀生以故多少賢傑咸從壟畝中做出來兒寬帶經而鉏息則誦讀常林亦帶經耕鋤其妻每自餽餉林雖在田壘相敬如賓此事政好取法故爲足下誦勉焉

與慎子有

必祐

卽論起居冲謚免園歲登計應無門外徵索可能安神佔畢否日用間當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茲爲剛大之本也由是而益



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  
必可行則世俗利害不能爲吾累矣斯乃朱先生喫  
緊爲人而發者政吾輩所交勗也但不研繹經傳則  
不知如何爲莊敬如何爲章程幸益慥慥於炳燭節  
度如何如何尊先墓銘力疾構成肅此呈覽而恐靡  
足以幽顯闡微用圖不朽也至若黃臯公文字非可  
以粹乍泚筆容俟神息少回卒以聞命也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